



杨古城为一批海外学者讲解东钱湖南宋石刻。 记者 王鹏 摄

9

最美的弧度

一件墨绿色的马夹背心，一条灰色棉布裤，一双球鞋，一个黑色的帆布包，一个傻瓜照相机，本子与笔，这是满头银发的杨古城，行走古村时的全部家当。

在荒郊野岭中跋涉，累了，靠在凉亭里休息一会儿；渴了，问淳朴的村民要一口水喝。村民听说他来探访古村，还会给他一些烤番薯与烤芋艿。“那是饥肠辘辘时的人间美味。”

很多村落，杨古城已经去了几十次，却依然乐此不疲地触摸着、记录着。“每一次来，都有新的收获。”他说。

一个夏日，我跟随杨老师探访奉化的青云村。

为了看清楚桥拱侧面被岁月侵蚀、被杂草掩盖的字迹，杨古城半跪在烈日炙烤的桥上，弯着身子，脸尽可能地往下探。整个身体，呈现出让人紧张的弧度。

他终于看到，桥身上刻着始建于元代至元甲申（1284年），重建于清代嘉庆丁卯（1807年）。

“新发现！这是村里保存得最好的清代遗存！”他兴奋地抬起头，满脸汗水。

这个画面，不禁让人动容：这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，他在用生命挖掘与保护古人留下的文化遗产。

为了方便记录古村，还让年轻人教他学电脑。2005年，他还不知道开机键在哪儿。如今，他已经能自如地在电脑上写文章、查资料了。

他对浙东文化执着的爱，带动了很多业余文保员。可以说，他是宁波业余文保员的领军人物，这支队伍目前已经有1000多人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加入，保护身边的一石一木。

为什么对文保工作如此狂热？

“知之深，爱之切。”杨古城沉思道，“我知道得愈多，就愈有自豪感，原来我们家乡曾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淀，也因此更有研究和保护的责任感。能让那些被历史风霜遮蔽的文物重放光华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。”

山色在眼，风声在耳，历史在心。一身系于天地间，行走于巍巍古城。这就是杨古城。



杨古城擦拭被灰尘遮蔽的石碑。 记者 崔引 摄

杨古城参与保护的主要文物

东钱湖南宋石刻群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鄞州横省南宋石牌坊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鄞州韩岭宋元石牌坊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宁海县前童古镇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

张苍水故居：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

孙传哲故居、药皇殿：宁波市海曙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

徐时栋故居、湖心寺：宁波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
宁海黄坛、清潭、东岙、鄞州走马塘、韩岭、象山黄埠等被列为宁波市十大名村。

发现古桥450座，古塔22座，古戏台300余座，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其中省级一座，宋代古桥5座。

6

从“被驱赶”到“荣誉村民”

1996年，杨古城从工艺美术研究所退休了。退休后，他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。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宁波文化的保护与研究上。

那些微薄的退休金，也都消耗在舟车劳顿中。

文物保护，不是几句嘹亮的口号就能实现。杨古城退休前对美学和文物历史知识的积淀，帮了他很多。

1996年9月，杨古城第一次探访宁海前童古镇。那时候的前童，溪水熏染，畜粪满地。但是，保存完好的古民居，家家户户门前的雕梁画栋，让他沉醉其中。

当他看到白墙上那几个猩红的“拆”字，顿时心急如焚。如果拆迁，这些几百年来保存完好的建筑就荡然无存，几十代人遗留下来的文脉再也寻不到踪迹。

回去以后，他茶饭不思，熬夜写下5000字的考察报告，对前童古民居的现状、评价和开发保护首次提出了详细的论述。

三天后，他再一次来到前童镇，把这份报告交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，希望他们不要拆迁，并且好好保护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古镇。

一个势单力薄的老人，与白纸黑字敲了公章的文件对抗。双方的情势，有些剑拔弩张，他们争执起来，杨古城“几乎被驱赶了出来”。



杨古城向当地村民询问。 记者 崔引 摄

“你们要拆，我一定要保护！”临走时，杨古城撂下一句话，掷地有声。

时间一晃到了1998年。这两年里，杨古城做了很多努力，联系民间文保人士、媒体，四处奔走相告，他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“倔老头”。

那一年，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全国文物专家毛昭晰来宁波开会。

杨古城默默地在会场外等候，会议一结束，他就把在前童拍的照片塞给毛昭晰，请他参与保护工作。

第二天一早，毛昭晰打电话给他：“昨天晚上我跟夫人一起看了照片，很感动，今天我不去其他地方考察了，就去前童，你陪我去！”

毛昭晰到前童镇后，不住地感叹：“这么好的古村，怎么能拆？”

如今的前童古镇，已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浙江省旅游城镇。杨古城自费往返前童考察，也已有100多次。

因为对前童的保护和发展，作出巨大贡献，前童镇政府向杨古城颁发了“荣誉村民”的证书。

这本证书沉甸甸的，背后的辛酸，又有几人知晓。杨古城摩挲着证书，不禁热泪盈眶。

7

冬日清晨的一个电话

今年1月，藏书家徐时栋（1815年~1873年）诞辰200周年。徐时栋是宁波鄞州人，他的故居，坐落在宁波月湖烟屿洲，名为“烟屿楼”。

这里“夜夜凭栏对湖光”，不仅是他的住所，还是他著书藏书之地。如此美丽幽静的地方，曾一度面临拆迁。

十四年前的一个冬日，清晨6点，杨古城家的电话铃声响起。

“杨老师，月湖在改造，有一堵墙快被施工队挖掉了。你快来看看是不是文物！”

这是一个热心市民的电话。这样的电话每天都有好几个，很多时候是虚惊一场。以防万一，杨古城总是先去

现场再判断是否有价值。

那天，杨古城邀上好友王介堂，一同赶往月湖，发现施工队破坏的正是徐时栋故居——烟屿楼。

这两位老人，拿出笔和纸，在白纸上写下“保护文物，人人有责”，贴在墙上。一边对施工人员做说服工作。

施工人员暂时停了下来，围拢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记者也闻讯而至。

1个小时后，市政府领导赶到现场，了解情况后，对杨古城说：“杨先生，徐时栋故居不拆了！你放心！你们回去吧。”

就这样，徐时栋故居保存了下来，为后人研究宁波藏书史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。

8

石刻无语人有情

宁波东钱湖及周边地区，是南宋4位宰相史浩、史弥远、郑清之、史嵩之的墓园所在地。

几百年的风雨沧桑，那些墓道石刻，或被盗损毁，或散落在荒野中，无人问津。

还没退休的时候，杨古城就开始关注这些石刻。他自费往返50多次，发现整理了近200件石雕、石刻。

1995年春节，杨古城接到一个业余文保员的电话，说是在杂草丛中发现一块石碑。

那天下着大雪，杨古城伞也没拿，就急着要出门。他的夫人郑瑞娣劝他：“下雪天，别去了，万一滑倒了怎么办？过几天去也可以啊。”

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，去东钱湖，先要步行到汽车站，坐车到东钱湖的小镇上，再长途步行到东钱湖的村落里。

漫天飞雪，脚步也比以

往迟缓了许多。等他赶到那里，那块石碑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雪。杨古城用冻僵的手，用力扒开积雪，仔细辨认石碑上的文字。

当他确认这是南宋丞相史弥远为其夫人所撰的墓志铭时，所有的寒冷都化作内心的狂热。

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，南宋石刻的面目，渐渐清晰起来。

东钱湖南宋石刻群的发掘，填补了南宋中国墓道石刻的空白。为研究中国美术史、雕塑史、服饰史、建筑史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

为了那些先人留下的古迹，他跟人争执过，苦苦哀求过，也曾废寝忘食，昼夜伏案，甚至在彷徨无助时潸然泪下，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。

“没有人是万能的，生命是有限的。保护文物也是一样，老百姓的努力，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。”